



卷一百零一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
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一百零一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 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關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復淺近
補闕云

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

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

及孝文帝即位盎兄譽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

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

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

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

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

共治在時之專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淳說

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

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

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

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盎

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

曰望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

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

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

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

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

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

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盎

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

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

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

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

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

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

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

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

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
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
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
傳馳不測之淵賈日大臣共誅諸呂禍禍雖
貴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賈夏育皆古
勇者也○索隱曰尸子
云孟賈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
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
衛人為申繻所殺貴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

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
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
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益曰淮南王有三子唯
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益由
此名重朝廷表盜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
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表盜表盜患之益兄
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與

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徐徐曰說君與鬪廷辱

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

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

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

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

曰索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百金之子不騎

衡徐廣曰一作行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

日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

音於岐反韋昭曰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

長如云攔指者案纂要云宮殿四聖主不乘

面攔縱者云攔橫者云楯是也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馳下

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

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

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即署長布席正義曰蘇

上林中直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

子辛署豫設供待之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蓋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

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

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

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

彘乎？張晏曰：於是上乃說。名語。慎夫人慎夫

人賜蓋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

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

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

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

飲母，苛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蓋

用種之計。吳王厚遇蓋，蓋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

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

久而見之。蓋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

何

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
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
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
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
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
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
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即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掾

受
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
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
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
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謝曰嘉鄙野
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
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
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
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授吳王財物抵

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夫袁盎多受吳王金

錢專為蔽匿言不及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

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

乃有所絕○索隱曰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

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

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

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

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

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

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

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

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

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

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

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兒文穎曰婢也

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

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表盜驅自追之遂以侍

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表盜使吳見守從史適

為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

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

司馬夜引表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

日斬君盜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

從史盜君侍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

日言汝有親者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

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

自隱則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

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表盜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

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

吳楚者也或曰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

得梁馬馳去也

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
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
隨行鬪鷄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
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博
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
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共失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
解張晏曰不語去親不賺也贊曰凡人之於
解赴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

○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
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也

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

從數騎徐廣曰常字一作詳字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

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

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

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鄉氏云塞當作

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

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

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

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

一作明駟案文穎曰培意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韋昭云培姓也還梁刺

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

西鄂鼂氏自謂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

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

生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

科補掌糾補掌錯為人隋直刻深韋昭曰術岸高曰

隱曰按韋昭注云本無術字孝文帝時天下

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

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

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

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

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還因上

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

太子太子家師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

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

聽然竒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

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

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

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

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墻中門

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素隱曰

墻音乃亂反謂墻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

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

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正義曰上

墻者廟內垣外游地也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

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
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
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
曰諸侯或連數郡非
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收其枝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
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
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
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䟽人骨肉人口

議

徐廣曰一作謹

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

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
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
錯為名及竇嬰表盜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
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
書作鄧先
孔文祥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
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
吳軍所來也贊

日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

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

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

日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

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

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

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

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

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

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

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

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

適值其勢得時以變易張晏曰謂及吳楚一

說說雖行裁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

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
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
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賢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